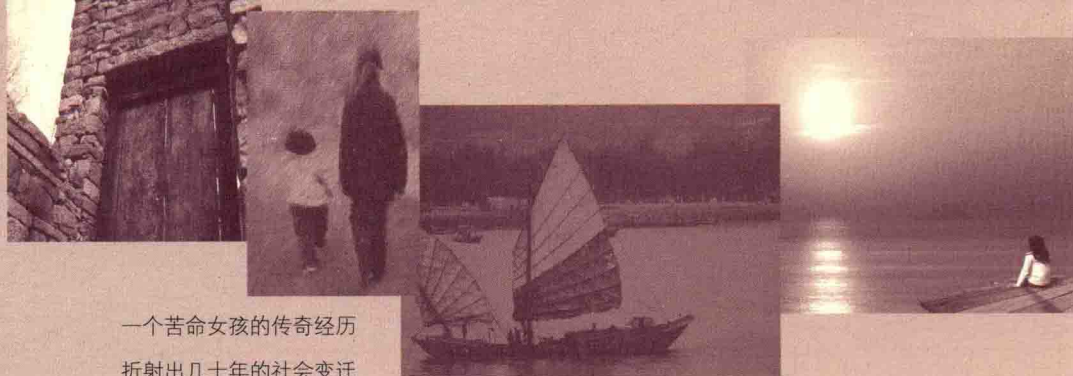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一个苦命女孩的传奇经历
折射出几十年的社会变迁

和人情冷暖

苦难中的不屈抗争

厄运下的人性美丑

商海里的权色交易

淋漓尽致体现在本书中

人生如梦

一切终将曲尽人散

其中生活百味

几人能得尽尝

冬妹

王思茗
著

作家出版社

冬妹

王思茗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冬妹 / 王思茗 著. -- 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15.2
ISBN 978-7-5063-7774-4

I. ①冬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－中国－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5）第010369号

冬 妹

作 者：王思茗

责任编辑：林金荣

装帧设计：阮映婷

书名题字：李君如

扉页绘画：张立强

作者肖像：马贵仁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：100125

电话传真：86-10-65930756（出版发行部）

86-10-65004079（总编室）

86-10-65015116（邮购部）

E-mail: zuojia@zuoji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ia.com>（作家在线）

印 刷：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：152×230

字 数：338千字

印 张：24.5

版 次：2015年2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5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774-4

定 价：38.00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录

- 一 王福的报应 /1
- 二 虎哥霸占了雪花 /4
- 三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/7
- 四 冬妹离开山凹村 /14
- 五 地主女儿的爱情 /20
- 六 金条救腿 /25
- 七 美芳被骗 /30
- 八 书烧为灰烬 /32
- 九 青涩的暗恋 /35
- 十 洞房花烛夜 /37
- 十一 饿昏在街头 /44
- 十二 灰姑娘的蜕变 /49
- 十三 免费小工 /55
- 十四 遇到小流氓 /61
- 十五 “文革”中的爱情故事 /66
- 十六 狗认血亲 /77

- 十七 后妈的陷害 /84
- 十八 小姑坐庄赢钱 /94
- 十九 舅舅卖血丢命 /101
- 二十 小矮个骗冬妹 /105
- 二十一 咬断了后父的舌头 /111
- 二十二 火车上遇到两个好心人 /119
- 二十三 求助年轻军官 /122
- 二十四 流落上海滩 /129
- 二十五 钓鱼拜猪 /137
- 二十六 智斗流氓 /146
- 二十七 遣送站 /149
- 二十八 小萍阿姨上吊自杀了 /158
- 二十九 当了陪酒小姐 /164
- 三十 雅静的爱情 /176
- 三十一 处女的元红 /183
- 三十二 重色轻友 /190

- 三十三 灵魂出窍 /194
- 三十四 浪漫邂逅 /202
- 三十五 瓜熟蒂落 /207
- 三十六 夺刀救人 /215
- 三十七 大家庭 /220
- 三十八 在台湾的非人遭遇 /226
- 三十九 上门女婿 /235
- 四十 杂志社拉广告 /245
- 四十一 甜蜜的颤栗 /258
- 四十二 浪漫满屋 /268
- 四十三 老板娘的奇谈谬论 /281
- 四十四 夏洋茶楼 /288
- 四十五 雅丽成了大歌星 /297
- 四十六 荣归故里 /304
- 四十七 费尽心机找市长 /315
- 四十八 花姐命 /325

- 四十九 旧情复燃 /333
- 五十 得来全不费工夫 /343
- 五十一 奠基仪式 /348
- 五十二 雅丽的别墅 /355
- 五十三 寻找合作伙伴 /362
- 五十四 共患难易同富贵难 /367
- 五十五 姐妹客栈 /376
- 五十六 托 孤 /380
- 尾 声 /384

王福的报应

山凹村位于江南浙东的大山深处。此地怪石嶙峋，万壑千岩，构成一道道难以逾越的屏障，阻滞了山民与外面世界的来往。这里虽然地处偏僻，人迹罕至，但却是个绝佳的躲灾避难之所。于是，逃离战乱的难民、流窜的逃犯、私奔的男女相继来到这个与世隔绝的蛮荒村落，在这里隐姓埋名繁衍生息。

山里人没有娱乐，男人习惯早早钻进被窝，抱女人睡觉是他们最大的乐趣。男人们耕田犁地，女人们一个接着一个地生孩子，过着最原始自然的生活。村里的人口已从最初的几户人家发展壮大到了上千人。

俗话说“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”。生活在山旮旯里的人们，唯一的生存方式是在山里开荒，土里刨食。贫瘠的大山石多土少，庄稼地稀缺，人口的增加使这里愈发贫穷困窘。于是，村里的女人纷纷外嫁，只可怜男人们一个个成了光棍。

每到三月桃花盛开，村里的媳妇们只要男人稍有不从，就会大发雷霆，疯癫无常，人们传言这是“三月桃花癫”。

风水先生说：“村前湍急争流，水大荡泻，难聚人财。左边青龙断尾，右方白虎嘴长，后山玄武无靠，前边朱雀逼窄，若要改变风水，一要后山多种树，二须男女倒阴阳，母鸡司晨，方保平安……”

风水先生的话在山凹村被视为圣旨。从此以后，村里的男人们再

也不敢和媳妇争吵。久而久之，女人们一个个宛若女皇，说一不二，而男人们大多唯唯诺诺，唯妻独尊。

自古穷人娶亲难，山凹村的男人娶亲更难，村中小伙子若到二十五岁还没对象，他这辈子就得有做光棍的打算……

俗话说得好，“没有憋死的牛，只有愚死的汉，没有钻不出的窟窿，没有结不成的缘。”如果勤劳，能讨女人喜欢，光棍们就有可能勾搭上别人的老婆，与人和睦共妻，彼此同枕共眠，生儿育女，也不会发生什么矛盾和不和谐，一妻多夫就像这里的贫穷和愚昧，在山凹村任意蔓延。

村里有个人叫王海生。解放前，他是外乡一地主家的长工，偷睡了主人的小老婆，怀孕后就带她逃到山凹村。妻子不幸在生产时大出血死去，好在保住了儿子的小命。他既当爹又当妈，把儿子王福拉扯到十八岁。早上起来时，他看见儿子竖起的命根子，知道他已经到了该娶媳妇的年龄，可家里穷得吃了上餐没下顿，根本没钱给儿子讨老婆。父亲是过来人，知道没女人的苦，看在眼里，急在心头。他实在不愿意儿子成为光棍汉，一辈子只能去偷女人，当犁地的牛和播种的马，那样即便生下亲生骨肉，也没有人会说这是王福的儿子，更不会随王福姓王，这是村里不成文的规矩。

王海生下定决心要走出山凹村去赚钱，帮儿子娶媳妇，为王家传宗接代，也给孩子娘一个交代。于是，他狠心离开了相依为命的儿子，背着破被絮和一个碗走出山凹村。在儿子二十五岁时，他真的带回了金条，盖起全村唯一的瓦房，又在百里外的小镇上买回杨雪花与儿子成亲。

全村人都羡慕王海生。他也以为苦终于熬出了头，就等着儿媳妇过门给他生孙子。然而，就在儿子的洞房花烛夜，他因为高兴喝多了酒，一头栽倒在地，醒来后目光呆滞，口吐白沫，满口胡言乱语，声音凄厉惨人，整个人忽而僵化硬直，忽而胡蹦乱跳，忽而歇斯底里大喊大叫：“还我命来，还我命来……”一会儿又跪在地上瑟瑟发抖，语无伦次地哀求道：“我知罪，我还命，我到阴间给你做牛当马，和王福

没关系，与雪花不相干……”

从王海生断断续续的疯言疯语里，村里人大概猜测到他在外面做了谋财害命的亏心事，现在冤鬼附身前来索命，这叫恶人恶报、现世现报。

三个月后，王海生失踪了。有人在几十里外的小溪边，发现一具腐烂肿胀得完全变形的尸体，眼珠早不知去向，只剩下两个深陷的窟窿，蚊子、苍蝇、蛆虫吞噬着流淌的黄水和腐肉。王福孝顺，捂着鼻子，仔细地检查了尸体，通过两颗犬牙，确认死者是父亲王海生。腐尸的恶臭让人实在不敢近身，雪花找来桐油浇在尸体上，燃烧后捡了一些骨头葬在后山菜地里，算是入土为安。

光阴荏苒，雪花嫁给王福已经三个年头了，可她的肚子却没半点动静。人们说这是因果报应，王家注定要断子绝孙，都笑话王福娶回一只不下蛋的母鸡，雪花听了好不恼火。她也曾试着向村里两位火烧火燎的光棍汉借种，可仍不见怀上孩子。

夫妻俩四处求神拜佛，算命看相，阴阳先生说：“人旺看阴宅，财旺看阳宅，坟地青龙不起，触犯神灵，祖上阴德不厚，注定要子嗣凋零，断子绝孙。”

雪花奉上一张五元大票，夫妻俩跪在阴阳先生面前苦苦哀求。先生念他们心诚，指点道：“若要改变风水，需重修坟地，积德行善，化解祖孽。再去抱养一个孩子，或能招来弟妹。”

小夫妻如获圣旨，四处打听，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，这年冬至，他们抱回一个刚刚蹒跚走路的小女孩，村里人都唤她为冬妹。

二

虎哥霸占了雪花

对待投奔山凹村的外地人，村民们有着像大山一样的包容情怀。他们总是热情地招待来客，腾出房间借给新邻居住。村里来了个外乡人，本也不算是新鲜事，但这个操着一口东北口音，自称“虎哥”的人，把山凹村人都镇住了。此人身高体壮，虎背熊腰，坑坑洼洼的“大麻脸”上布满了粗硬的胡须，浓眉小眼里射出两道凶光。他手握一把自制猎枪，腰间别着亮晃晃的匕首，像猎犬般地在村里挨家挨户嗅个遍，最后闯进村里唯一的瓦房。

王福一家正在吃晚饭，见到这个不速之客，小夫妻急忙起身。只见虎哥把枪指向屋顶，“砰”的一声，几块瓦片应声坠落，碎片四溅。夫妻俩被吓得呆若木鸡，孩子大哭着直往父亲怀里钻。

虎哥一把夺过王福怀里的孩子，拔出亮晃晃的匕首在孩子小脸上来回比画，厉声吼道：“再哭，再嚎，就给你吃刀子。”又狞笑着对王福说：“你是希望我把这小鬼大卸八块，还是你带她滚出屋去？”

生性懦弱的王福，早被吓得魂飞魄散，不知所措地看着妻子，等待女人的旨意。

此时的雪花也是惊魂未定，她望着抵在孩子脸上的匕首，只觉得凉飕飕直冒冷汗。孩子虽非亲生，但自己毕竟做了她几个月的母亲，护犊心理油然而生。又看萎靡沮丧、没有半点男子汉气概的丈夫，知道王福救不了孩子，更不能成为她的依靠。心里判断来者对自己并无

恶意，想着大不了……她最看不起丈夫的软弱无能，此刻更是多了几分鄙视，便白了王福一眼，训斥说：“死木头，窝囊废，还傻愣着干什么，快把孩子抱走。”

王福如获大赦，急忙接过虎哥手里的孩子，颤巍巍地退了出去。

“乓”的一声，王福和孩子被关在了门外。

虎哥插上门闩，把手中的刀枪放在了桌子上，一把将雪花搂在怀里，淫笑说：“娘们儿，别害怕，你那脓包老公配不上你，我才是你的男人，今天让你尝尝老子的厉害，快亲一个。”

刚开始时，雪花还貌似害臊，挣扎着要躲开他的嘴。可随着虎哥的手不停地在她敏感部位按捏挑逗，她的身体不由自主有了反应，渐渐瘫软在他怀里。虎哥脱掉裤子，向雪花炫耀道：“妹子，今天老子要让你知道，什么叫快活赛神仙，和你那个软骨头老公比较比较，什么叫做真正的爷们儿，哈哈哈，你会爱死我的！”

他三两下把雪花剥得一丝不挂，重重地压了上去。

在朦胧的月光下，两个赤裸的肉体犹如两条交媾的蟒蛇紧紧缠绕，谁也离不开谁，他在女人身体里横冲竖撞，翻江倒海，一阵阵猛插搅动，让雪花飘飘欲仙，欲生欲死。

男人的喘气声，床板的嘎吱声，腹部的拍击声，女人的狂叫声，随着山风送进蜷缩在柴房的王福耳朵里，他心如刀割，羞辱、愤怒、难堪，各种滋味涌上心头，他多么想拿斧头劈死这个强盗。然而，因为在父亲的溺爱和庇护下长大，他从小胆怯如鼠，畏首畏尾。父亲死后，妻子雪花便成了他的主心骨。结婚以来，他对雪花逆来顺受，百般迁就，可妻子对他总是千般打击，万般嘲弄。久而久之，妻子变得越来越强悍能干，他却越来越迟钝枯萎，成了妻子的附属品。就算再借他几个胆，也不敢动武，真如雪花常骂的“窝囊废，软骨头”。

呼呼的山风像鬼哭狼嚎，令人毛骨悚然。王福抱着不谙世事呼呼大睡的孩子，无声哭泣，在黑暗里直坐到天明。

第二天，雪花趴在虎哥宽阔有力的胸膛上，温顺得像只绵羊，她已经彻底被他征服了，愿意成为他的奴隶，一辈子服从侍候他。

自虎哥成为瓦房的新主人，家里顿时热闹起来。他见多识广，有讲不完的故事，还会耍大刀唱戏，不但深得村里女人们的爱慕和迷恋，还赢得了男人们的敬佩和惧怕。

午饭后，男人们下地干活，雪花家门里门外就会聚集许多女人，等待虎哥讲故事，讲外面的世界。虎哥还教她们唱戏、赌博、打扑克。他俨然成了村里的土皇帝，三个月内玩遍村里所有的年轻媳妇，他让每个女人都死去活来，再也忘不了他。

刚开始时，雪花也会吃醋，可虎哥说自己是老天爷派来造福山凹村的嫖毒，雪花是太后赵姬，村里的女人都是他的妃嫔。雪花虽然不知道嫖毒是谁，但想着自己是太后，心里也就高兴了。真是一物降一物，从前在王福面前伶牙俐齿、泼辣霸道的雪花，眨眼被虎哥训管得服服帖帖，唯命是从。

几年生不出孩子的雪花，一经虎哥调教，很快挺起肚子，第二年就生下了儿子。

三

没妈的孩子像根草

尽管没有人知道冬妹的年龄，也没有人清楚她从哪里来，但抱来狗、杂种猪、捡来货……却成了她的别名。虽然，她还不太理解这些词汇的含义，但却晓得这都是骂她的话，知道自己是捡来的。她的生命也确实贱如猪狗，像路边的野草，谁都可以踩上一脚，但仍顽强地活着，一天天长高长大。眨眼间，她来到山凹村已经有三个年头，看起来约四五岁的样子。

冬妹的眼睛又圆又大，养母雪花说：“那叫牛眼大无神，死鱼眼无珠。”她嘴巴上总拖着黄稠的鼻涕，缩进去，爬出来，像两条大活虫，肆无忌惮地在她鼻孔里出出入入。她没有手帕，揩鼻涕、抹嘴巴、擦眼泪，用的全是袖子，因此她的衣袖厚实油亮，像一块锃黄的麦芽糖，她吸够了手指头就去啃袖子，看她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，想是味道不错。她可能从来没有洗过澡，身上的臭味引诱着苍蝇蚊子飞来绕去，虱子在她那很少梳理的头发里任意繁育着，虽然人们说虱子多了不怕痒，但她的小手却把头发抓挠得像鸡窝。她身上长满了疮、痈、疖，衣裳上印染着汗液、油污、脓血。

她最大的爱好是听大人们聊天，听虎哥讲故事。常见她坐在角落，聚精会神地听着，在大人的说笑里寻找乐趣。雪花妈妈最讨厌看见冬妹，偏偏这孩子不识相，常常出现在人群中。

雪花妈妈心情好时倒没有什么，有时候还能给她个地瓜吃，若遇

上情绪不佳，就会把所有的火气都发泄在她身上，经常冷不防给她几个耳光。只要挨打，冬妹就会伤心地哭，张着大嘴，闭着眼睛，眼泪鼻涕一起往下流，哭声洪亮浑厚，像是在告诉村里人，她又挨了雪花妈妈的打，捡来的孩子多么可怜。奈何，她本来就是村里多余的人，除了老实巴交、自身难保的养父，没有人会真正关心她，她的哭只会换来更狠辣的毒打。

雪花妈妈惯用两只鹰爪似的手，抓住她的脸颊使劲往耳边拉。于是，她的小脸上又新添两条伤痕，血水和着眼泪鼻涕往下流，哭声也随之更大更凄惨。“哭煞鬼、码头鬼、半夭折、短命鬼……恶人多泪，再哭撕烂你的嘴。”这是雪花妈妈常挂在嘴边骂她的话。

这天，雪花和虎哥的儿子小龙独自在院子里玩耍，看见柴房里的冬妹，摇摇晃晃地走过去要找姐姐玩耍。冬妹见到这个小弟弟，想起每天抱着他的雪花妈妈，心里哆嗦了一下，站起来就逃。谁知小龙大哭起来，冬妹停下脚步，站在一边不知道如何是好。

屋里的雪花妈妈听到儿子的哭声，急忙从屋里跑出来，小龙见到妈妈来了，觉得有了靠山，哭得更大声了。

雪花妈妈瞅见愣在一边的冬妹，认定是她欺负了自己的宝贝儿子，顿时眼睛里射出两道凶狠的光芒，吼骂道：“你这个半夭折，好好的他怎么哭了？一定是你打他了。”

“我没有打他，是他自己哭的。”冬妹为自己辩解。

雪花妈妈听了更是火冒三丈，骂道：“你这个短命鬼，还敢犟嘴，他好端端的怎么会哭？快说，你干吗要打他？”她骂着，随手操起一根棍子狠狠地在冬妹头上敲下去，殷红的鲜血从冬妹的额头上汩汩流出，染红了她的脸蛋又渗透了她的衣裳……

冬妹被打得眼冒金星，疼痛难忍，又感到委屈，便哇哇哭了起来。一会儿，哭声引来了许多看热闹的人，雪花妈妈气得浑身发抖，忍无可忍。

“你这个哭煞鬼，哭坏家运，让你哭，看你还哭，我让你吃屎。”她骂骂咧咧地去捡来了儿子的屎尿布，直往冬妹嘴里塞……

养父王福从地里回来，看见额头冒血、浑身粪便的冬妹，心痛得直流眼泪。他跑去灶间，抓来一把草木灰摁在孩子的伤口上，又拿来一块破布给她擦血，他看着抱着儿子得意洋洋的雪花，忍不住说道：“孩子还那么小，以后你别打她的脑袋，会打傻掉的。”

雪花没想到窝囊废王福竟然敢教训自己，火从中来，抄来一根扁担打向冬妹，骂道：“你这个小畜生半夭折，都是被王福那个老畜生宠坏的，现在都宠成了小妖精，将来长大准成为白骨精，还让我怎么管教。我要打，偏要打，就要打死你。”王福赶忙用身体护住孩子，一顿狠打落在了他的头上肩上。

邻居雪原大伯同情冬妹，也嫌王福实在懦弱，他清了清嗓子对雪花说：“孩子都长这么高了，快能当丫鬟使了，你老这么打她，将来被她记住了怕不好。”

雪花最不愿意听见的就是有人说她虐待孩子，哇的一声哭开了，骂道：“我招谁惹谁了，我们家放屁拉屎的事，还要轮到你一个外人来管，你有本事就去管好自己的老婆。我家的事谁也管不着，我就要打，打给你看，你的良心好，就把这个野种领回你家去养。”她越想越气，恨不得立即将孩子活活打死，以解心头之恨。她趁王福不注意，一把拽过冬妹的头发使劲往屋里拖，“乓”的一声关上门，插上门闩，撕扯着脱光了冬妹的衣服，从门后拿来一把毛竹乌筱，劈头盖脸地抽打着孩子瘦小的身体，冬妹被抽得上蹿下跳，全身布满了蜈蚣似的血痕。等到雪花打累了，冬妹早没了哭声。雪花踢了踢躺在地上无法动弹的孩子，骂道：“装死，让你学会装死，看你能装多久，让你装，继续装。”随即去盐缸倒出一碗盐卤洒在孩子身上，剧痛让冬妹苏醒过来，又发出微弱的哭声。

雪花点燃一支香扯大嗓门骂道：“吃谁的饭就要挨谁的打，我就要打，就要她跪，跪完一炷香再起来，谁是菩萨心肠谁就领回家去养。”她骂着用双手扭着冬妹的耳朵，把她从地上拖起来，在她的膝关节处狠狠踹了一脚，冬妹跪了下去。

冬妹在雪花妈妈凶狠毒辣的目光下瑟瑟发抖，她又惊又怕又痛又

饿，一会儿就感觉天旋地转，倒了下去。任凭雪花妈妈再用盐卤酒、冷水泼，可怜的孩子只是无力地动了动身子，连眼皮都睁不开了。

养父王福在门口已是泣不成声，雪原大伯和邻居们也只能摇头叹息。是呀！在贫困的七十年代初期，尤其是在缺田少地的山凹村，家人多粮少，孩子成群，谁也不愿意领别人的孩子来耗自己的口粮。

“可怜的孩子，爸爸对不住你，我恨自己，是我没有能力保护你，你还那么小，你不能死，你死了，我也不活了，我可怜的孩子啊……”养父的悲伤呜咽之声，与夜晚呼啸的山风，组成了哀哀欲绝的丧歌，弥漫在僻静的小山村，使人一阵阵地心酸悲凉。

已是凌晨四点，忽明忽暗的油灯下，王福面如死灰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奄奄一息的孩子。此时，他像是在深山里迷路的盲人，不知往哪里走。除了求老天爷、父亲保佑孩子，就只有默默流泪。假如孩子死了，他不知道是否还能活下去。想到这，他心如刀绞，真希望昏迷不醒的是他自己，他多么想能替孩子受罪。

如果说最初抱养孩子，是听了阴阳先生的话，想用她招弟招妹，可到后来，孩子的天真活泼激起了他父爱的本能，尤其是自虎哥霸占了雪花和瓦房后，他唯一的亲人和希望就是这个孩子，他不能失去她，假如她遭遇不测，他一定要拿斧头砍死这对狗男女。

回想这些年，他与冬妹相依为命，虽然，他不太懂如何照顾孩子，更不知道怎样给她梳洗打扮，但他爱孩子胜过爱自己，孩子成为他全部的安慰和寄托。她的天真烂漫让他忘却所有烦恼，他看见孩子就快乐，他知道孩子的缺点就是好奇心强，爱听故事，喜欢听大人聊天，常常为了凑热闹在雪花眼皮下出现，为此，她已经挨过雪花妈妈的许多顿打，可她总不长记性，依旧哪里人多往哪里钻。

很久以来，为了避开雪花，他经常把孩子带去地里干活。他让孩子坐在箩筐里，边走边给她讲故事，讲爷爷奶奶的故事，说奶奶是多么漂亮，爷爷是那么能干，他的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，孩子早能背了，后来已经换成孩子编故事讲给爸爸听了。此刻他真后悔，后悔早上挑肥料去地里，没把孩子带走。